

■周一有约
文·王凯 马知遥

早晨7点,我国最北的黑龙江漠河县北极村仍然没有见亮,一层薄雾笼罩在村庄和不远处茂密的森林上方,约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让林区的小动物也不愿早早地出来觅食。而此时,漠河县北极村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员郭大勇已经踏着星夜赶往站里准备值班了。

检查气象设备、观察能见度、采集气象数据、填写值班日志……“每一项数据的观测、抄录和校对都不能有误。”7点30分,郭大勇将天气现象、地表数据、云层状况等刚刚抄录完的

观测数据再次校对后稍稍松了一口气,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热水,才转身跟记者攀谈起来。“气温为零下41.3摄氏度,地表温度为零下44.2摄氏度,有积雪、结冰、霜和轻雾。”自从上班就在这个站工作的郭大勇已经在这里度过了24个年头。他告诉记者,他们观测员群体自称为“小心眼”的人——细细地报每一个数字,一丝一毫也不能有误差。

“别看就这么一些数字,但对于国防、交通、旅游、民生等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有

重要意义,任何一个数据记录有误都会造成严重后果。”郭大勇说。

北极村是我国最寒冷的地方之一,曾出现零下52.3摄氏度的历史极端低温。据郭大勇介绍,以前北极气象人点蜡烛、煤油灯或用电灯照明,住在四面透风的平房里,自己烧锅炉,围着好几层厚衣服都冻手,后半夜冻得头皮发麻。现在,气象站新盖了两层小楼,集中供暖的屋子里温度能达到二十五六摄氏度。2008年以前,北极村每天只供电3个小时,气象站只能靠小型发电

机维持业务运行。2008年,北极村并入国家电网,结束了50多年不通国电的历史。

漠河县气象局副局长、北极村国家气象观测站站长冯显华说,在最北气象站工作不仅要吃得苦、耐得了寂寞,还需要有一颗恒心。面对每天枯燥乏味的数字,以前很多人吃不了这份苦纷纷离去,“现在气象站剩下我们4个‘小心眼’的人,就是一个死心眼坚守岗位,在祖国最北方当一名平凡气象人。”

(新华社)

■人物点击

回乡圆梦的“北漂”

文·文建斌 唐荣桂

“通过遍布农场的26个摄像头,网友可以随时随地查看鸡生长和屠宰的全过程。”80后农场主胡韬一边展示农场的微信直播平台一边说,农场已经积累了2000多名网络顾客,鸡蛋和鸡肉经常供不应求。

胡韬2014年放弃了在北京的事业,回到家乡承包山头办起了农场,“农场的鸡全部在山上放养,喂的都是谷物,绝不喂饲料和激素。”“我的心中一直有个安全食品梦。”胡韬说,互联网可实现客户对农场的监督,有助于开拓市场。

胡韬是众多返乡创业的桂林籍“北漂”青年的一个缩影。桂林市低廉的成本,便捷的交通,雄厚的人才储备,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给力的政策支持,吸引着越来越多昔日的“北漂”一族“回归创业”,在家乡继续追逐创业梦想。

“同样的办公面积,北京的房租每月高达9000元,而在桂林只要1500元,每年光房租就可节省八九万元。”在广西桂林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李树忠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现在很多人对营养的认识还停留在‘多吃肉’的阶段上,而我们开发的配套软件希望让每个人都成为营养师。”李树忠告诉记者,他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创业,从事营养配餐软件的研发和销售,这套软件能够根据用户的性别、年龄和劳动强度等指标,测算出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推荐值,为用户制定精确的进食和锻炼计划。

2015年,李树忠结束了近十年的“北漂”生活,将公司的市场运营业务转移到了桂林国家高新区。“桂林拥有众多理工科高校,计算机人才资源丰富,今年会将北京的技术研发中心也迁过来。”李树忠说。

韦国英曾“北漂”创业十几年,2015年6月,他回到桂林创业,从事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的研究及运营。韦国英指出了选择“回归创业”的原因,一是桂林高校众多,能有效保障研发;二是交通便捷,与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交往方便;三是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桂林知名度高,有助于产品的推广。

“我们在北京等城市举办了多场主题沙龙和交流活动,鼓励具有‘桂林情结’的高端人才‘回归创业’。”桂林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董冰介绍,目前园区内像李树忠这样的“回归创业”企业已经有29家,并且以科技型企业居多。

董冰介绍,为吸引高端人才“回归创业”,桂林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回归创业”者提供了各方面的扶持,除了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启动资金、房租减免和住房补贴,服务中心还为创业者配备了创业导师。

同时,桂林本土也出现了为“北漂”游子回乡创业牵线搭桥的互助平台。2015年,创业互助平台“精归子创新工场”正式成立,共同的“北漂”经历将这帮创业者聚合在一起。

“我们期望能通过创新工场这个平台整合资源,把想‘回归创业’的桂林人乃至广西人吸引回来,让项目、理念和资金能够生根发芽,让大家创业梦想得以实现,最终做到‘走出去、带回来、引出去’。”“精归子创新工场”负责人郑博文说。

返乡创业:想脱贫,想有个家

文·谭飞 屠国玺

在离家打工14年后,米亚东回到了老家——甘肃省会宁县中川镇中川村米峡社,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普通贫困村。

“刚回来时觉得很好,特别是村里的空气很好。”米亚东说,“时间一长,也有很多不习惯,会烦躁,有时感觉待不住。”

2015年,他在家待了整整一年,这是15年来的头一次。自从13岁跟着舅舅离家谋生,米亚东就一直奔波在黄浦江边和黄土高原之间。头3年里,他甚至都没有回家。之后的10多年里,每年也就最多在家里待上个把月。

这是说不太清楚的一年。有一些很清楚:他贷了11万元的款,新盖了牛圈,添养了两头牛,新买了拖拉机;村里新修的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山上新修了几百亩梯田。有一些还不太清楚:原本去年想挣回本钱的拖拉机,结果只挣了个油钱,明年能挣回来不,说不清;原本想大干一场,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结果离理想的差距还挺大,啥时候能心想事成,不知道……

中川镇党委副书记刘向军去年6月开始联系米亚东家,帮助他精准脱贫。虽只是半年时间,米亚东已经敢跟刘向军开玩笑。“他确实帮了我很多,新牛棚、水泥路都是书记帮忙才建成。”米亚东笑着诚恳地说,“有啥想法都是跟他商量,不少主意也是他帮着拿的。”

没有人完全知道,14年的异乡生活,给这位年轻人留下了什么印记。从外表看,米亚东穿得像个打工仔——一身军绿色大翻领夹克,笑起来很爽朗但有一点克制,面对陌生人的眼神并不闪烁,说起话来口齿伶俐。回家一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小有名气——敢一下贷款10万,在村里是头一个,在镇里也没几个。

返乡14年让米亚东见了世面,长了本事:他学过电焊,造过船,擅长盖彩钢房,会安装成套的卫浴,还在浦东跟人合伙开过餐馆。他曾经收获过爱情,有过一段已离异的婚姻,还有一个已8岁的儿子。

“虽然快过年了,这一年和新年还真没好好想一想。”米亚东说,“边走边看吧。”

“有啥新年愿望?”

“愿望很多,希望能实现才行啊,呵呵。”

“新一年最希望的是什么?”

“希望能快点挣上钱嘛。”米亚东看着刘向军,一边笑一边说,“开春后书记还得继续帮我。”

刘向军很肯定地回答:“新一年你肯定能挣回来。”

“还希望什么?”米亚东停顿了好一会儿,说:“还想娶个媳妇,再成个家。”

2016年,米亚东将年满29岁。屋里,炉火烧得正旺,高压锅中煮着年猪肉和土鸡,蒸汽突突地冒着,香味弥漫在整个房间。

(以上均据新华社)

赵国春:唱一曲“超大陆板块”的歌

文·本报记者 杨纯



然这个神奇的世界。一年又过了一年,等他再次踏进校门,已经10岁。

10岁上小学一年级,按世俗的标准,已经输在了起跑线。可他本人却不这么想,“我10岁上学以后,跟七八岁的孩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明显比其他的小孩懂得多,我的学习一下子很好。信心比较足,在班里一直都是第一。”

人的一生很难预计,在赵国春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功,最主要的靠勤奋,付出努力,人生有几个关键点,这个机会抓住了,人生就成功了。”

有趣——因为地球上板块构造,地球上有水,才有生命。现在这些生命,原来都在海底,陆和海交界的地方出现生命,那里是生命起源最多的地方。“上大学之后,我越来越感兴趣地球和宇宙怎么演化的过程,而地球到演化主要通过化石,尤其是变质岩记录,所以我选择变质岩专业。”

回顾在长春的求学时代,最重要的转折是上研究生。他告诉自己,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喜爱

的专业。师从地质学院贺东兴老师,国家变质岩教材的第一作者,也是国际国内的权威专家。贺老师的培养方式,是放手模式,只给你经费,学生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赵国春从小锻炼出来的独立性,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三年下来,他的硕士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岩石学报》上。这三年,让赵国春明白了一件事,“我这一辈子搞什么东西,在这个阶段决定了。”

赴澳洲深造研究“超大陆”

机会有时候不由你控制,但勤奋靠你自己。好多人有机会抓不住,是由于不够勤奋。人的一生中能赶上的机遇就几个。

硕士毕业,赵国春非常想出去看看,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想出国。可出国之路却没有那么顺利,1988年研究生毕业,直到1995年念博士,他才等到这个机会。当年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山姆到学校来访问,“他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矿物,44亿年的矿,我给他当翻译,和他讨论问题也很投机,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我去澳洲深造。我去了之后真是大开眼界,那个时候,第二个澳洲和西方国家,搞得热火朝天的课题是超大陆。我第一次接触到超大陆这个理论。”

这个课题研究的是地球在过去46亿年整个是怎么演化和运动的,板块周期性碰撞,在什么时间汇到一起,在地球历史上,现在看最少有三次运动过程,变成超级大陆,每次会聚一块后来又分开,地质学上称为聚合。第一次18亿年,第二次是10亿年,第三次是2.5亿年,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隔七八亿年就会聚一次,所有大陆会聚到一块,地球在46亿年就那么三次会聚,最早发现超大陆是2.5亿年,中国叫盘古大陆。

从1998年开始,赵国春一直把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事情上。到1999年把这个文章写出来,想要发表在《地球科学评论》上。但2000年给我返回来,有两个评审,一个年纪大的人非常

认同这个论点,另一个非常反对我的论点,提出很刁钻的问题。

当时杂志的主编主要参考年纪大的人评审意见修改,不幸的是,这位赞同的评审2000年7月去世了,稿子在他的系里待了一年,之后被退回来。花了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成果,得到的评价是不认同,让赵国春的心情落到冰点。“当时跳楼的心都有。”

但他并未放弃争取的机会,2002年,有一个杂志出了一本专题,提出了和他相同的观点。赵国春把他复印下来,又写了一个很长的信。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不过,已经是两年后,“我失去了命名权。”

可是赵国春的这篇文章被引用多次,而且所幸在2000年举行澳大利亚地质年会上,“我发表过一个摘要,现在对我来说很珍贵。”

当了教授,他发现,学生时代,培养独立性太重要。中国家庭的教育模式,太缺少鼓励性教育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参加国际会议,在讨论的时候,中国人沉默得多,提问的大多是外国人,其实并不是外语的问题,而是不太主动表达。

“机会有时候不由你控制,但勤奋靠你自己。好多人有机会抓不住,是由于不够勤奋。人的一生中能赶上的机遇就几个。”

偶遇路人误打误撞学地质

报地质,我们的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一个级别;学地质在大学里能交上一个女朋友就交,交不上毕业国家给分配一个……

人生有很多重要的转折点,上大学是一个。

“其实考上大学,学了多少不重要;但如果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的完全不同。”赵国春1981年参加高考,分数够录取线了,接到通知去报志愿,很兴奋。

家离县城120公里,周围都是山,他翻过一座山,遇见一个地质勘探队的老人。在大山里,一老一小两个人随便聊了几句。“考上大学了,我很高兴,现在去报志愿。”老人说,“你报地质,报地质,我们的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一个级别;另外,学地质在大学里能交上一个女朋友就交,交不上毕业国家给分配一个……”

赵国春信以为真,一到学校,填报的前三个志愿都是地质,第一是长春地质大学,第二个是武汉地质学院,第三个是东北大学工学院。在场的老师还不太理解原因,赵国春也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实情。

等到入学那天,听了这个故事,接他报到的学长们,肚子都突突了。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远看是要饭的,近看像个捡破烂的,走近才知道是干地质的。”不过,赵国春一点都不后悔报了地质专业。“尤其听了老师讲课后,老师讲那些东西,城里的孩子没有概念,我在大山里面长大,知道是什么,老师上课讲什么,更有感觉。”因此他成绩一直挺好。

在长春早期的求学阶段,赵国春逐渐感受到学地质的乐趣。比如老师在课堂上说,为什么地球上生命,而其他星球却没有。原因很

■第二看台

投身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建设的大学生“村官”

文·骆晓飞

“有机畜牧业技能培训基地要尽快挂牌,剩余劳动力今年要想办法统一安排岗位。另外,最近几个月的补饲草料也要尽快准备……”过年这几天,格日多杰满脑子都是合作社里的事,以至于2016年的春节他都没来得及欢度一下。

格日多杰说,合作社的经营刚刚步入正轨,现在是最关键和最繁忙的时候。

今年27岁的格日多杰5年前从青海省湟源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成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恰逢青海在全省范围内推进现代生态畜牧业建设,他因此成为最早领办合作社的大学生“村官”之一。

“牧民群众世代相传的放牧方式已经成了习惯,想要改变他们的观念搞股份制合作社,一开始真的太难了!”格日多杰告诉记者,刚开始,为了动员牧民

群众加入合作社,他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最后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他这个略显“青涩”的村官。

“要做一个好‘村官’,先得成为一个好牧民!”利用自己牧民家庭成长的背景和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他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新牧民:产羔期,母羊每天要补几两的饲料?分群放牧,畜群多大最合理?出栏时,如何和高贩讨价还价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俨然已经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

“要让世世代代放牧、自以为经验丰富的牧民群众相信他这个‘村官’,相信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发展前景,那就必须要让他们看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时,他自己也必须要成为一个让人信得过的好牧民。这一点,格日多杰做到了。”拉格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理事长俄多说。

从最初的36户入股到159户入股,从松散的

经营到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拉格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格日多杰的带领下逐渐具备了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雏形。目前,拉格日村95%的人都已经加入了合作社,草场和牛羊的人社整合率都达到了90%以上。

“第一年分红,只有54万元,2015年分红已经达到了119万元。”格日多杰说,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村里的牛羊实现可科学分群和轮牧,不仅实现了“草畜平衡”,而且释放出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

格日多杰告诉记者,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为依托,目前拉格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已经进行了藏羊两年三胎技术等高效养殖技术推广,并启动了标准化养殖基地和有机认证基地建设,同时,通过引进村里新毕业的2名大学生,合作社已经在西宁和拉萨设立了畜产品直销分店。

“没有合作社这个载体,科学养殖、标准化养殖和良种繁育新技术就无从谈起,草畜平衡和脱贫致富也就没有落脚点。”格日多杰说,下一步,通过继续完善“合作社+牧户+市场”的股份合作运行模式,拉格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目标是形成集牛羊规模化养殖、饲草料种植加工、肉制品和乳制品加工以及商业经营为一体的生态循环畜牧业产业体系。

据了解,为破解“人、草、畜”矛盾日益突出和牧民增收难等矛盾,青海于2008年开始在牧区探索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并进行大学生“领办”合作社的尝试,2014年8月,青海被农业部列为“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目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已覆盖青海全省883个纯牧业村,牲畜、草场整合率均超过三分之二,其中,由大学生“村官”领办的合作社有230个。(据新华社)